

AGATHA CHRISTIE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命案目睹记

陈巧媚 / 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命案目睹记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陈巧媚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命案目睹记

4.50 FROM PADDINGTON

Copyright (c) Agatha Christie Ltd 1957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陈巧媚
责任编辑:夏 凡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94 千字
印 张:9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714-6/I·1048
定 价:19.50 元

黔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黔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麦吉利卡迪太太跟在拎提箱的脚夫后面，气喘吁吁地在月台上走着。她又矮又胖，还背着一大堆包裹——那是一天来圣诞大采购的成果；脚夫却是个高个子，走得大步流星、轻松自如。这种竞走并不公平，当脚夫在月台尽头转弯的时候，麦吉利卡迪太太还在一个劲儿地往前赶着呢。

因为有列火车刚刚出站，一号站台还不是特别拥挤。但在远处那块没划定用途的地方，动荡的人潮正向各个方向蜂拥而去，穿梭来往于地铁、行李厅、茶室、询问处、指示牌以及通往外界的进站口和出站口之间。

麦吉利卡迪太太被人群推来搡去，最后终于挤到了三号站台的入口。她把一个包裹搁在脚边，在手提包里摸索着。门边站着个检票员，身穿制服，一本正经。只有找到那张票，才能通过他的检查。

这时候，一个略带沙哑但颇有素养的声音在她头上响起：

“四点五十分开往布拉克汉普顿、米尔切斯特、韦弗顿、卡维尔枢纽站、罗克塞特和查德茅斯各站的列车现在正停靠在三号站台。去布拉克汉普顿和米尔切斯特的乘客请在列车后部车厢就坐。去范尼奎伊的乘客请在罗克塞特换车。”

“咔嚓”一声，广播停止了。过了一会儿，它又开始播送四点三十五分从伯明翰和伍尔弗汉普顿发出的火车已经到达九号站台的新闻。

麦吉利卡迪太太总算把票找了出来，递给检票员看。她剪完票低声说道：“在后面车厢的右边。”

麦吉利卡迪太太慢慢在月台上走过去，找到了她的脚夫。他正站在三等车厢门外，百无聊赖地盯着天空。

“您来啦，太太。”

“我坐的是头等车。”麦吉利卡迪太太说。

“您可没这么说过。”脚夫发了一句牢骚，还轻蔑地扫了一眼她那件男式的椒盐色的呢子大衣。

尽管麦吉利卡迪太太的确曾提过这件事情，但她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也就懒得再争论了。

脚夫又拎起手提箱走到旁边的车厢，把麦吉利卡迪太太安顿在一个虽然豪华却有些冷清的小隔间里。坐四点五十这趟车的人并不多，因为头等车的乘客要么偏爱早晨的特快，要么更喜欢六点四十挂有餐车的那趟。麦吉利卡迪太太把小费递给脚夫，只见他脸上颇有失望之色，显然是在想

这种数目倒是更符合三等车乘客的身份。麦吉利卡迪太太远道从东部来，一夜旅途劳累，又加上狂热地大采购了一天，是打算破费一下舒舒服服地度过这段旅程，但她可不愿大手大脚地乱给小费。

她靠在丝绒座垫上，舒了口长气，打开了一本杂志。五分钟后，汽笛长鸣，火车开动了。那本杂志慢慢地从她手中滑落下来，她脑袋一歪，三分钟之后就睡着了。这一觉便是三十五分钟，醒来之后只觉得精神焕发，她戴好偏在一旁的帽子，重新坐正，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乡村景色。天色已经很暗了，这是十二月里阴郁多雾的一天，离圣诞节只有五天了。伦敦城已沉浸在一片沉沉的黑暗之中，乡村也是如此；只有在火车偶尔疾驶过城镇和车站时，那不断闪现的点点灯火才让人有一丝愉快的感觉。

“现在供应最后一次茶点。”服务员像幽灵般轻手轻脚地推开走廊门说。麦吉利卡迪太太已经在一家大商场用过茶点，这会儿还饱饱的呢。于是服务员又继续沿着走廊往前走，单调地重复着那几句话。麦吉利卡迪太太抬头看看行李架上的大包小包，露出了一脸的喜悦。那条洗脸毛巾买得很划算，正是玛格丽特想要的；太空枪是给罗比的，兔子是给琼的，这两样都让她非常满意；那件短款晚装是她自己要的，又暖和又时髦；还有给赫克托的套头毛衣……对这次圆满的大采购，她心里不无得意。

她满意地把目光收回，投向了窗外，一列火车正尖啸着往相反方向疾驰而去，震得窗子嘎嘎地响，把她吓了一跳。而她自己乘坐的车子，在铁轨交叉点上咔嚓啞啞地响了

几声，又进了一站。

大概是依照信号的指示，车子突然减速，慢慢地往前移了几分钟，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才开始继续前行。又有一列上行列车驶来，却没像前一列那样惊天动地。麦吉利卡迪太太坐的车开始加速，与此同时，另一列下行列车也恰恰正往里转弯冲了过来，一时让人感觉很是可怕。有一段时间这两列下行列车是平行行驶的，你追我赶，麦吉利卡迪太太可以从她的窗口一直望到那列车的车窗里面，不过大多数的百叶窗都放了下来，只是偶尔才能看见车里的乘客。那车坐得不是很满，有很多节空车厢。

正当两列车几乎让人产生相对静止的错觉时，有一节车厢的窗帘“哗”地一下飘了起来，麦吉利卡迪太太往几步之外那节灯火通明的头等车厢里瞥了一眼。

她倒吸了一口凉气，半站起身来。

那边有个男人正背对着窗子站着，麦吉利卡迪太太只能看见他的背影。一个女人面朝着他，被他扼住了喉咙。他正在慢慢地、毫不留情地掐死她。她的眼睛开始突出，面色转为青紫，整张脸都扭曲变形了。麦吉利卡迪太太一直目瞪口呆地看着，直至最后，那女人的身体在男人手中软软地瘫了下来。

麦吉利卡迪太太坐的火车偏偏这时又慢了下来，而那列列车开始加速往前驶去，不一会儿就从视野里消失了。

她的手几乎是无意识地移向了警铃，又犹豫不决地停在半空。说到底，按响自己车上的警铃又有什么用呢？居然会在近在咫尺的地方看见这样恐怖的一幕，麦吉利卡迪太

太面对这种非同寻常的情况，感到自己真是彷徨无助。必须马上采取行动——但是采取什么行动呢？

小隔间的门被推开了，一个检票员说：“请您出示一下车票。”

麦吉利卡迪太太猛然转向他，说：

“有个女人被掐死了，就在刚才过去的那列火车上，我亲眼看见的。”

检票员疑惑地看着她：

“您再说一遍好么？夫人？”

“一个男人掐死了一个女人！在一列火车上，我透过那个看见的。”她指了指车窗。

检票员更是困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掐死了？”

“是的，掐死了！我告诉你我亲眼见到的！你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检票员很抱歉地咳嗽了一声：

“夫人，您不觉得是您小睡了一会儿——嗯——”他很是机灵，没有继续往下说。

“我是打了个盹，但如果你认为这只是一场梦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亲眼看到的！我告诉你！”

检票员的目光落到了座位上，那儿放着本打开的杂志。翻开的那页上画着个女孩，正被人扼住喉咙，已是奄奄一息，门边还站着另一个男子，手持左轮手枪威胁着他们。

于是他颇有说服力地解释道：“夫人，难道您现在还不觉得是您刚看了一篇很刺激的小说，然后打了会儿瞌睡，醒

来时还有点迷迷糊糊——”

麦吉利卡迪太太打断了他的话头：

“我是亲眼所见，跟你一样地清醒。当时我正往窗外望去，透过邻车的窗子看到一个男人正在掐死一个女人。现在我知道的是，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唔——夫人——”

“我想你总会采取什么措施吧？”

检票员老大不情愿地叹了口气，瞥了一眼手表。

“七分钟后我们会到达布拉克汉普顿，我会把您告诉我的情况报告上去的。您说的那趟车是往哪个方向开的？”

“当然是这个方向。你总不会认为如果火车朝相反的方向飞驰，我还能看见这一切吧？”

检票员大概觉得，麦吉利卡迪太太在她自己的想象中可以无所不至、无所不见吧，但他还是保持着应有的礼貌，说：

“您尽可以相信我，夫人，我会把您的话报告上去的。请允许我记下您的姓名和地址，万一……”

麦吉利卡迪太太把以后几天将逗留的地址以及苏格兰的永久地址都告诉了检票员，他一一记下来。看他那副神气，好像自己已经尽到了责任、成功地打发了一位讨厌的旅客似的。

可麦吉利卡迪太太依然愁眉不展，心中隐隐有些不满，检票员会把她说的情况汇报上去吗？他会不会只是在敷衍她呢？她茫然地想着：毕竟每天有那么多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乘车四处旅行，她们深信自己揭露了布尔什维克的阴谋啊，

处于被人谋杀的危险中啊，看见飞碟和秘密的太空船啊，还把压根儿没发生的谋杀案也报告上去。要是那人把她也归入其中，根本不予理睬呢……

火车慢下来了。经过了几个路闸之后，从一个灯火通明的大镇里穿过。

麦吉利卡迪太太打开手袋，只翻出来一张收据，她就在背面用圆珠笔匆匆写了便条，正好手边还有个空信封，她把便条放进信封，封好，然后又在上面写了几个字。

火车慢悠悠地停在拥挤的站台边。和别处一样，这儿的扬声器里也在抑扬顿挫地播送着：

“现在停在一号站台的是五点三十分开往米尔切斯特、韦弗顿、罗克塞特和查德茅斯各站的列车。去贝辛市场的旅客请在三号站台上车。一号侧线月台只停靠开往卡伯里的列车。”

麦吉利卡迪太太焦急地站在月台望下去，这么多的旅客，脚夫却寥寥无几。啊，那儿有一个！她以命令式的口吻招呼他过来：

“脚夫！马上把这个送到站长办公室去。”

她把信封和一个先令递给他，然后靠在椅背上叹了口气。好了，她已经尽力而为了。有那么一会儿她一直心疼着那个先令……六便士就已经绰绰有余了……

她的思绪又回到了刚才目睹的那一幕。可怕啊，太可怕了！她是个意志坚强的女人，可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寒噤。她，埃尔斯佩思·麦吉利卡迪遇到的，是一件多么奇怪、多么荒诞不经的事情啊！要不是那车厢的窗帘刚巧飘了起来……

但那一切当然都是天意。

上天注定要她——埃尔斯佩思·麦吉利卡迪成为这起命案的目击者。她紧紧地抿着嘴。

人群的喧闹声中，汽笛长鸣，门又被“砰”的一声关上了。五点三十八分，火车缓缓驶出布拉克汉普顿车站。一小时五分钟后停在米尔切斯特。

麦吉利卡迪太太收拾好包裹和手提箱下了车，往月台两头看了看，情况再次印证了她先前的判断——脚夫不够。这些脚夫好像都是负责背邮包、装卸行李车的；而如今的旅客似乎也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了。唉，她可拿不动手提箱、雨伞和那些大大小小的包裹，看来只好等着了。幸好不久她就不失时机地招来了一个脚夫。

“要出租车吗？”

“我想会有人来接我的。”

她走出米尔切斯特车站后，有个一直盯着出站口的出租车司机迎了上来，操着本地口音温和地问道：

“您是麦吉利卡迪太太吧？去圣玛丽米德的？”

麦吉利卡迪太太点头称是，还给了司机一份酬金，虽然谈不上丰厚，也还算过得去。汽车载着麦吉利卡迪太太，当然还有她的手提箱和包裹，驶进了夜色之中。这段长九英里的路程，她一直挺着腰板坐着，无法放松下来，心中充满了倾诉一切的渴望。车子驶过那熟悉的村中大道，终于抵达了目的地，麦吉利卡迪太太走出车子，沿着砖砌小路走向门边。一个老女仆开了门，司机忙着往里搬东西。麦吉利卡迪太太径直穿过大厅，走到敞开的起居室门边。女主人——

位上了年纪、身体单薄的老太太正在那儿等着她。

“埃尔斯佩思!”

“简!”

她们互相亲吻了一下。然后麦吉利卡迪太太也没转弯抹角,就直截了当地冒出了一句:“哦,简!”她尖声说道,“我刚才看到了一场谋杀!”

第二章

从幼时起马普尔小姐的母亲和外祖母就不时告诫她：为人处事要保持理智，一个真正的淑女应该做到喜怒不形于色；她也一直遵循着这个准则生活，所以她听了麦吉利卡迪太太的话以后，只是扬了扬眉毛，摇摇头说：

“您心里一定很难受吧，埃尔斯佩思，这事的确非同小可。我想你最好马上把经过情形告诉我。”

这对于麦吉利卡迪太太来说正中下怀。马普尔小姐把她往火炉边拽了几步。她坐下来脱了手套，就完全沉浸在自己活灵活现的叙述中了。

马普尔小姐全神贯注地听着。当麦吉利卡迪太太最后停下来歇口气的时候，马普尔小姐很果断地说：

“亲爱的，我想你最好上楼去摘掉帽子洗把脸，然后我们一起吃饭，进餐时对这事要绝口不提，饭后我们再深入研

究，把各方面的情况都讨论一下。”

麦吉利卡迪太太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两人一边吃饭一边谈论圣玛丽米德村居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马普尔小姐评论说人们对新来的管风琴手普遍缺乏信任感，又扯到最近有关药剂师妻子的风言风语，还简单提了提女教师和村教育委员会之间的敌对情绪，接着又聊到了各自的花园。

“牡丹花呀，”马普尔小姐说着站起身来，“真是说不清道不明。这东西有的种得活，有的却怎么也种不活；可一旦真的成活，可以说能够让人终生受用，而且现在有些品种确实非常美丽。”

她们又在壁炉边坐了下来，马普尔小姐从墙角碗橱里取出两个古老的沃特福德^①杯子，又从另一个橱里拿出一个瓶子，说：

“埃尔斯佩思，今晚可不能让你喝咖啡。你已经过于兴奋了，恐怕会睡不着觉的，不过这也难怪，我劝你喝一杯我的药用樱草酒，过会儿可以再来杯甘菊茶。”

麦吉利卡迪太太对这些安排表示默许，于是马普尔小姐给她倒了杯酒。

“简，”麦吉利卡迪太太美美地吸了一口酒，问道：“你不会觉得我是在做梦或者瞎想吧？你会吗？”

“当然不会。”马普尔小姐的声音里透出暖意。

① 沃特福德：爱尔兰芒斯特省一郡。1729年起生产刻花玻璃制品。其特点是壁厚，以深刻的几何图装饰，抛光明亮。——译注。

麦吉利卡迪太太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

“可那检票员就是这么想的。他倒是彬彬有礼的，但是——”

“我想，埃尔斯佩思，在那种情况下他这么想也是很自然的。这事听起来的确有点像天方夜谭，再说你们俩又是素昧平生。不不，你说你是亲眼目睹，我对此一点都不怀疑。尽管这事的确离奇，但并非绝对不可能发生。我记得当别的火车跟自己乘坐的火车并排行驶时，我总是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对面几节车厢里发生的事情，一幕幕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还记得有一次，一个小女孩正玩着玩具熊，突然故意把熊扔到一个坐在角落里打盹的胖子身上，那人猛跳起来，勃然大怒，其他乘客都乐不可支。每个人我都看得真真切切，事后还能准确地描述出他们的长相和穿着。”

麦吉利卡迪太太连连点头，不胜感激：

“情况就是那样。”

“你说那男人背对着你，那么你没看见他的脸喽？”

“没看见。”

“那个女人呢？你能形容一下吗？年轻还是年老？”

“还年轻吧。我想在三十到三十五岁之间，没办法说得更确切了。”

“漂亮吗？”

“我也说不上来，你要知道，她的脸都扭曲了……”

马普尔小姐飞快地说：

“是的，是的，我明白。她穿得怎么样？”

“穿了件毛皮大衣，颜色很浅。没戴帽子，头发是金黄色

的。”

“你没记住那男人有什么特征吗？”

麦吉利卡迪太太仔细地想了一会儿才回答：

“我记得他是个高个子，黑头发，穿着一件厚厚的外套，所以我看不清他的体形。”她又沮丧地加了一句，“真的再没什么好说的了。”

“当然还有，当然还有。”马普尔小姐说。她过了半晌，又问道：“你确定那个女人已经死了吗？”

“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她已经死了。她的舌头都伸出来了——我真不愿意再谈论这件事情……”

“当然，当然。”马普尔小姐赶快说，“我估计明天早上就会得知更多的消息。”

“明天早上？”

“我想明天的晨报上会登出来的。这男人袭击并杀死她之后，手里总该有具尸体吧，他将会怎么处理呢？也许会在下一站赶快下车——顺便问你一下，你记得那车厢是带走廊的吗？”

“不是的。”

“看来不是长途车，那它八成会在布拉克汉普顿停下来。我们想想看，那人在布拉克汉普顿下火车前，有可能把尸体放在一个角落的位置上，拿毛领遮住她的脸来延迟被人发现的时间。是的，我想他会那么干的，当然尸体也是该被发现了。可以想象，明天的晨报上十有八九会登出列车女尸案的消息。我们等着瞧吧。”

但是晨报上并没有那个消息。

这一点得到确定之后，马普尔小姐和麦吉利卡迪太太在沉默中吃完了早餐，两人都在苦思冥想。

饭后，她们在花园里逛了一圈。往日两人对这项消遣总是兴致勃勃，今天却有些兴味索然。马普尔小姐几乎是心不在焉地带着麦吉利卡迪太太参观她那花园里新添的几个奇石品种，而麦吉利卡迪太太也没像往常一样把自己最近的新收获一串一串地报给马普尔小姐听。

“这花园根本就不该是这样。”马普尔小姐依然说得心不在焉，“海多克医生绝对禁止我弯腰或下蹲。可如果不弯腰也不下蹲，又能干什么活儿呢？当然啦，还有老爱德华兹，但他又总是这么·倔·头·倔·脑、固执己见。这些工作反而让他们养成了坏习惯，成天喝茶，做事吊儿郎当，根本就没有在真正干活儿。”

“哦，我知道，”麦吉利卡迪太太答道，“当然医生也不允许我弯腰。说真的，尤其在饭后增重之后，”她往下瞅了瞅自己发福的部位，“弯腰可是会引发胃痛的。”

又是一瞬间的沉默。麦吉利卡迪太太停住脚步稳稳站定，转头对她的朋友说：

“怎么样？”

这本是个小小的、毫无意义的字眼儿，但从麦吉利卡迪太太的声调中可以听出其中另有深意。马普尔小姐已是了然于心：

“我知道。”

两人对望了一眼。